

冲庵年譜
下

又 7
4106
2



又侍7
4106
2-2



冲庵先生年譜下



附錄

賜祭文 六首

本傳

神道碑銘 並序

墓表陰記

追記

崇賢書院廟庭碑

遺墟碑

三印臺碑銘 並序

中庵集 目錄

判書并記

莘巷書院奉安祭文

橘林書院祭告文

象賢書院祭告文

象賢書院春秋享祀祝文

崇賢書院春秋享祀祝文

花山書院春秋享祀祝文

諸家記述 三十九則

宋同春 浚吉 與宋尤庵 時烈 書

金漢湖 元行 與俞相國 拓基 書

諸家吟詠 二十七首

附 宋夫人旌閭記

義士金聲遠傳

--	--	--	--	--	--	--	--	--	--	--	--	--	--	--	--	--	--	--	--	--

冲庵先生年譜下

附錄

賜祭文

顯宗乙巳遣禮官

大提學金壽恒製進

惟靈天挺英豪學有淵源窮經貫傳經濟志存
 早歲王廷端笏玉立儒賢輩出道同德合庶幾
 有為興起斯文圖恢至治朝野欣欣抑邪扶正
 直道難容不屑為官三命益恭進退惟義士林
 望高羣奸構禍君子道消絕命哀辭今古憐惻
 忠孝初心九原難作人亡名顯只切追悼英靈
 何托一片湖土屬予南臨未軾其間特遣禮奠

中廟集

靈庶歆兮

二

肅宗丁酉遣禮官

知製

教魚有龜製進

噫嘻已卯禍烈士林究卿始終予涕先岑卿與
大賢道義磨箴志操剛潔學識精深正笏立朝
嗟我雪岑妙年高位聲竭純忱清議自持斥邪
其嚴密網一張崑玉俱炎孤島游蛛海濤沉沉
冤魄莫追邈彼天南言念及此寧不盡心 聖
祖伸枉天日照臨愍章追舉哀榮備兼駐蹕今
日增予起斂一杯西原墓栢蕭森政先彰褒思
聳羣瞻爰遵舊典替酌清斟咨爾英靈尚克是

歆

三

英宗己未遣禮官

知製

教吳遂采製進

中廟作人羣哲勵翼卿為儀鳳瑞于王國正氣
以鍾聞蚤大道妙歲高騫志不溫飽任以弘毅
學本誠正敦大輝光莫我敢競暨趙文正德義
麗澤黑頭孤卿契合灑落翊我休明耻不虞唐
庶幾禮樂鋪叙皇王天不欲治吾道陽九眾楚
咻之如日蜀狗羣壬抵隙左腹煽慝哀哀哲人
逢此訥鞠血疏裂帛孤冤莫雪哀辭絕筆滄海
為明神武之事欲言心崩天亦有定靡人不勝

中庵集

附錄下

四

穆陵初載公議再替光宣顯謚褒飾爰赫高
 山之思恨不同時何以作卿用博厥施噫昔
 溫陵儀缺翟肅求鈞初志邪議是奪民彝敦敗
 國論悲鬱卿獨抗言一封頽血日有臣祥乃與
 卿同扶倫斥奸懇懇誠忠大義昭森日烈霜肅
 言卒不行乃有扞格留章喉省是 聖祖心
 寧考追恨我承 慈音 列聖於昭精誠上通
 天若默相啓予之衷述我 兩聖光復亟舉云
 誰是倡有感卿疏 壺儀重昭寶冊肇揚百年
 曠典宗祏之光嗟卿一言若朝暮遇我懷貞忠

惜不令親非卿卓議訛贊光倫曠世相須有辭
 千春禮祔纔訖褒答詎忘矐言滄丘寔卿攸藏
 遇喜追昔彌增愴怳忸官致爵尚其顧饗

四

英宗庚午遣禮官

知製

教金致仁製進

惟卿正氣以鍾英姿超絕早聞大道沉潜理窟
 于以高騫鳳儀鶚立時維羣賢輩出德合正笏
 徐趨嗟我雪山身任經濟志羞飽溫非道不陳
 出入皇王內積外發敦大輝光旃蒙一疏義嚴
 辭正具僚動色奸徒縮頸不有卓識孰彰戮綱
 屈而復伸妙歲孤卿風雲一堂下都上俞庶幾

陶鑄乃唐乃虞天不欲治吾道陽九噫嘻已卯
欲言心疚蟻弩潛伺密網四舉牢繫島棘幽冤
莫訢絕命哀辭國人於悒公議竟伸天日照赫
節惠崇廢衰榮克備高山之思曠世何已屬予
試溫駐蹕湖潯睠彼西原墓栢蕭森緬懷遺風
增余愴盡遵舊致酹庶冀歆格

御製遣承旨致祭文

庚戌 正宗

大湖以南特挺文簡行篤躬踐理契體撰瑋瑋
玉佩克紹編刻譬之上乘花開葉產尺疏扶倫
千古隻眼陰陽以類若坎離恨孰夸而變擋我

手版城復于隍志士裂睥蹟其平生懿不可揀
廟而不祧永享醴醴

御製遣承旨致祭文

己未 正宗

中廟撫宇羣彥湊輻文正一隊卿其眉目微猷
嘉模造言退牘乙亥聯章尤卿大節淳潭接壤
傾蓋有絕百年父老咨嗟磬折人雖月古義傳
秋烈 寧考曠感救典咸秩崇報於卿則予繼
述廟不世祧恩乃孤恤獨有未遑大享庭禴禮
在必嚴事恐或貽 溫寢象設今周一甲慨念
雙忠親綴仵攝

本傳

出己
卯錄

金淨字元冲新羅敬順王之後生有異質聰慧
 過人數歲知讀書習字未及髻齒能誦大學勉
 力問學慷慨有大志年十五而孤喪制一從禮
 文事母誠孝十九中生員試二十二擢文科第
 一授典籍遷正言選入弘文館為養出為忠清
 都事秩滿還為校理轉吏曹正郎乞外補淳昌
 郡守與潭陽府使朴祥上疏請復立廢妃慎
 氏辭甚剴切大司諫李荇指為邪議大司憲權
 敏手和之力請拿推既致王獄事將叵測賴大

臣之救徒配於報恩舍琳驛翌年 賜還又入
 玉堂為副應教典翰特 命陞為副提學公觀
 母在報恩縣聞 命震悚決意求退時 中廟
 崇獎儒術圖臻至治而靜庵趙先生方為上下
 所倚重思與公協力贊襄貽書敦勉公遂強起
 俄 命增秩為吏曹叅判旋授司憲府大司憲
 為老親乞辭職歸養不許受由歸覲上疏辭職
 願以力耕給母之暇討究典墳為他日陳力之
 地不惟不之許又陞資憲以刑曹判書召焉公
 控疏力辭曰使乳鼻稚童當六卿之任豈不羞

辱朝廷之甚云辭愈力而愈不得 命顧無如
之何其所以革弊興化奮起事功者無所不用
其力而放君子小人進退之幾尤致意焉凡建
白設施鋒穎太露未免失放欲速而至如追奪
靖國功臣之濫叅者益增雖怨一時舊臣之不
容公議者陰伺間隙已卯十一月十五日夜公
與趙光祖等同下獄諸公皆以爲必死相與酌
酒永訣是夜長天無雲明月滿庭公有詩曰重
泉此夜長歸客空留明月照人間翌日供曰臣
年少戇愚性且褊迫濫登六卿常自兢慎思報

國恩日夜憂念而已交相朋比詭激成習使國
論顛倒朝政日非臣實無之減死杖配錦山錦
山距公報恩之樂鄉百數十里許公聞母病亟
請於郡守鄭熊往見病母未及還聞金吾郎黃
世獻以押移珍島下來公即馳還與黃偕至配
所後事覺鄭熊謀免其罪以逃歸捕還爲辭庚
辰夏下獄鞫問公裂衣上疏特 命減死安置
濟州辛巳冬追論亡命 賜自盡公聞命色不
變呼酒快飲執牧使手歷問時事貽書兄弟勉
以善養老母又吟絕命辭以見其志其辭曰我

絕國兮作孤魂遺慈母兮隔天倫遭斯世兮隕
余身乘雲氣兮歷帝閭從屈原方高道遙長夜
冥兮何時朝炯丹衷兮埋草萊堂堂壯志兮中
道摧嗚呼千秋萬歲兮應我哀從容就死時年
三十六明年冬始返葬于清州朱鴈縣公所嘗
遊賞而卜筮處也公天性純粹外醇內敏於書
史讀不過數遍輒成誦不錯一字爲文章精深
灑噩遠追西漢詩學盛唐立言行事必以聖賢
爲準好賢樂善出於天性不顧家人生產不通
關節騶直不入於門俸祿均頒於族其在謫中

語子弟曰余平生處心不愧幽獨而今得奇禍
汝等勿以我自怠也公之落南也道過淳昌淳
昌之民爭持酒饌攔道涕泣曰吾舊使君也濟
州之俗尚淫祀而矇禮制公述喪葬祭儀導之
氓俗大變 仁廟末命復公官爵 宣廟朝賜
謚曰文簡公號冲庵無後以兄子哲孫爲後哲
孫之孫聲發登文科公之堂姪應教天宇收遺
藁若干編爲冲庵集行于世

神道碑銘

並序

月沙李廷龜撰

嗚呼賢邪進退係世道消長士林之禍自古有

之而未嘗有憾於已卯已卯諸賢之前後死若竄
者甚多而冲庵先生受禍最酷聞者心驚魄奪
見有尋師友談道學者輒掩口而相戒曰不聞
神武上變之事乎士氣茅靡而不振者殆數十
年儉小之凶于人國乃至於是矣逮 仁廟末
命復官 宣廟初年贈謚人始稍稍知君子小
人之別一邦之士論乃定然而新學後生徒知
已卯諸賢之爲可師法而其居家行誼立朝言
論不能盡記於斬伐銷鑠之餘多士慨然恐久
益無傳先生之孫金掌令聲發謂不佞曰夫以

吾先祖之卓卓墓道尚闕顯刻是實斯文之欠
典而不肖孫之責也敢徵惠子一言願子圖之
噫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不佞生晚常
恨不得趨承下風於函丈之間今故不朽之託
安敢以文辭衰拙不足以自效爲解而重孤慕
用之誠乎謹按狀先生諱淨字元冲冲庵號也
新羅敬順王之後六世祖將有版圖判書娶版
圖判書李松固之女始家于報恩判書之胤曰
仲南監察糾正監察生諱乙湜判軍器寺事是
生諱澣平澤縣監 贈都承旨先生曾祖考也

祖諱處庸 贈兵曹參判考諱孝貞戶曹正郎
贈吏曹判書妣金海許氏判官允恭之女以
成化丙午生先生生有異質俊穎絕人學語
便知文字未十歲已通四書一經不待提誨能
自課勉常語同遊諸兒曰大丈夫生斯世偏小
如此邦不足爲也慨然有登東山之志年十四
中別試初試第一名辭以年幼不赴會試曰科
舉之文不足學也沉潛聖賢書夜以繼日十五
孤持喪悉遵禮制事母夫人至誠色養十九中
司馬二十二擢文科壯元旋拜正言選玉堂修

撰賜暇書堂歷兵曹佐郎副校理爲忠清都事
召拜校理薦吏曹正郎又乞外出補淳昌郡守
乙亥 章敬王后賓天先生與潭陽府使朴祥
上疏請復立 慎氏伸無辜廢處之冤絕以妾
爲妻之譏且言朴元宗等脅制君父放逐 國
母萬世之罪人今雖已死明正其罪使後世灼
然知分義之不可犯則人倫之本正始之道澄
澈光明如天地晦塞而開豁矣疏上臺官以爲
邪論力請鞠問事將叵測賴大臣之救徒配於
報恩之舍琳驛自是廷議角立至丙子始以先

生言爲是交章請放遂蒙赦還家卽入俗離山
寺讀書三冬無意仕宦朝廷 啓請召還丙子
叙拜司藝丁丑擢應教典翰皆不赴秋陞通政
爲副提學陳情乞免至於四五時靜庵趙先生
與先生結道義交最蒙恩眷 上亦召旨絡繹
先生不得已赴 命拜同副承旨轉至都承旨
俄 命陞秩吏曹參判兼弘文館提學同知
經筵事旋授大司憲行副提學同知成均館事
己卯以大司憲歸觀上疏乞解職終養不許特
陞資憲刑曹判書又兼藝文館提學先生控懇

力辭每日晨起詣 闕呈疏不許則乃赴公衙
日日如是殆數月而終不 允準至校兼帶兩
館提學世所罕有人益榮之先生感激殊遇與
同學諸賢竭誠建白草弊興化如請罷昭格署
以正祀典刊行鄉約以教民彝講明小學以敦
蒙養諉賢良科以收賢俊追削靖國功臣之濫
叅者以杜倖門者皆流俗之所駭異勲戚之所
切齒羣穉衆怒讒構日積洪景舟與來貞謀先
以不測之言恐動 宸聽請開神武門稱受密
旨潛納小牘脅召大臣夜起大獄先生與大司

憲趙光祖等十八人一時收繫供畢獄具並當以死首相鄭光弼牽裾泣諫太學生三百餘人伏闕號哭始許減死論先生杖配錦山錦距報恩百餘里先生毋病危劇告於錦倅乞馳往面訣還道聞金吾郎押移珍鳥即偕還配所權臣有修却者論以亡命拿鞠道對獄中裂衣帛上三碗白見寬狀決百棍安置濟州論者又起而甚之遂賜自盡聞命色不變呼酒快飲貽書兄弟勉以善養老母作絕命辭以見志春秋三十六辛巳返葬于清州苦海山下曾所卜筮之

地也 宣廟初退溪先生入筵中因 上問啓曰 中廟將興三代之治趙光祖金淨奇遵等協心贊襄四方風動見擯者構捏網打士類皆由南來沈貞 宣廟命奪來貞等爵丙子遣禮官致祭 賜謚文簡博學多聞曰文居敬行簡曰簡先生天分甚高識見超邁安和而莊重敦大而輝光孝友出天至行純備學業精深門路最正篤信小學書尊尚近思錄立言制行動遵古訓平居終日端坐門庭肅然絕無雜質惟與數三賢益討論與義專心於主靜工夫不問家

人產業騶直不入門祿俸先班於親戚之貧者不樂榮進常懷急流勇退之志雅好泉石每遇佳處徜徉忘返蕭然有出塵之想奔義如不及疾惡若將浼放書無所不讀一掛眼終身不忘文法西京詩學盛唐雄健俊逸絕不沿襲陳言惜乎在世苦短遺失又多也時新刊近思錄多士求序跋於諸賢靜庵固讓於先生其見重如此退溪答人書曰冲庵學問高於人一等有此見識而終不得行其志豈不悲哉斯真定論也世之論者或云已卯諸賢負荷太重設施無

漸不能調適時宜以至於此嗚呼豈其然乎中廟立國於大亂之後銳意更化一新汚習簡任賢才虛己以聽此誠千載一時也士生斯世不遇則已遇則當盡所學豈可循常守故苟焉而已若其倘來之禍福關時運係興喪天地之有所憾於先生何預焉雖然天運無往不復是非不待百年列聖崇獎儒林典勸以至於今爲士者皆知善之當爲惡之不可爲爲善者雖死亦榮不善者雖生如死一線正論終不泯滅者伊誰之力也銘曰

道之將行天篤降才必厚其培道之將廢或泥
或止孰主張是我公之生實際昌期文在於茲
行固天得學主養性心專居敬起自林泉聳動
簪紳瑞鳳祥麟抗疏敦倫義正無偏朝綱肅然
清名雋望屈而復舒妙年尚書 聖君注倚賢
友輔益若車推轂明良相遇契合風雲夙夜經
綸正色法筵必稱堯舜有言則信庶幾禮樂將
大有爲忌者慕之潛吹蜮弩脅以三木彼讒罔
極赫日晝暘繁霜夏隕長夜泯泯昇之何豐用
之何嗇奪之何速絕命之辭一團誠血萬古鳴

呵惟茲正氣日揭星明凜凜猶生有山蒼蒼有
丘畢如考槃之墟樹之貞珉芳徽如昨過者必
式

墓表陰記

櫟泉宋明欽 撰

嗚呼此文簡公冲庵金先生諱淨字元冲衣履
之藏也先生當 中廟己卯以列卿違禍杖流
濟州越二年受後 命春秋三十有六今 上
巳未議復 溫陵筵 臣有言先生乙亥疏者
上亟取讀之歎其辭嚴義正陞 附禮畢遣官
致祭于墓曰非卿卓議孰贊光倫曠世相須有

辭千春戊寅 特命贈領議政夫人宋氏從
贈嗚呼事固有屈於寔而伸於久者若先生危
忠宏議幾陷大戮終伸於數百載之後使 聖
主曠感而廢崇者豈非天也蓋東方道學有鄭
圃隱金寒暄前後倡明之然微而不著至先生
與靜庵趙先生應運勃興明良相契以程朱之
學做堯舜之治由灑掃應對至於達天德誠意
正心可以措治平體用相須理事合一雖功業
未半大禍隨之然使我東偏知君臣父子之倫
免夷狄禽獸之歸者伊誰之功歟彼來貞景舟

果何人也先生既早貴早世遺書散落無得以
考徵獨其所謂乙亥疏者光明俊偉動彈流轉
有足以想見襟懷氣像之萬一李文忠公廷龜
撰碑有曰先生天分甚高識見超邁安和而莊
重敦大而輝光退溪李先生嘗曰冲庵學問高
於人一等申文貞公欽所贊我帽千仞雪色崢
嶸先輩以為善形容然當時去先生近其言行
風猷得於見聞者宜不止此而惜乎其不盡傳
也碑又言先生為司寇日晨起詣 闕陳章乞
歸養積數月竟不許今按集中所載只一疏而

字字血悃如使當時得準所請則其所成就顧不益盛大矣乎嗚呼其始如此其終如彼抑獨何哉或云先生受禍最酷實由爭許氏臧獲君臣之際若是其難歟豈天定已久非人之所能為歟先生既卒士林哀慕不已凡杖屨所及皆立祠以享之濟州遺化最深士民之追思虔奉甚盛 列聖褒贈至此而亦無遺憾嗚呼為善者庶幾知勸乎始先生八世孫縣監昌運謀樹小表記 贈官本未未就而歿今其胤進士商協商集等始克立石請余記其陰余力辭不獲

謹略書所感如右其譜系踐歷已著于大碑此不復錄云

追記

判敦寧李敏輔 撰

冲庵金先生墓碑吾先祖月沙公所撰備矣嗚呼已卯之禍先生與趙文正公為之首氣數所迫天不可奈何奸凶特闖於其間何足嚮貞衮之肉哉始 中廟反正 國母見廢後十年章敬后上賓 仁宗誕纔七日朴淑儀有子寵傾後庭窺覲者引故事陞為正如則 元子危矣先生與朴訥齋應旨聯疏累千言請復 慎

如所以全舊恩而遏邪諛者忠慮深遠故是小
人持先生謀置重辟乃已趙文正公詣臺力辨
自是賢邪分類駭機轉深大禍之本實在此一
疏云先生遭禍年三十六夫人宋氏盛年苦節
初欲下從爲其姑許夫人無所托至誠奉養姑
歿則夫人不食八日而就盡屬左右曰 慎妃
復位之請扶倫綱爲宗祊言卒不行然義理必
有一伸之日 慎氏未復勿埋我皇辟祠版也
復曰雖過百年必待 慎氏伸寬可也言訖而
終家人諱其說亦不敢祧及 英宗十五年復

溫陵附 太廟致祭於先生錄其孫累 贈
至領議政 上已聞先生神主至今未埋仍欲
許以不祧相臣議有異同由是未得成命今
上庚戌有兩湖章甫之疏準許所請 親製文
遣承旨卽先生廟致祭 上以宋夫人養姑盡
孝矢心決死其節誠卓然意必已舉旌表亟問
所遣承旨其門諛棹樛乎奏以無所據卽令該
曹舉行會大臣言此事不可但據儒疏句語而
遽旌其閭頃之 上召見先生嗣孫寢郎商協
盛稱宋夫人節行至 詢夫人事蹟有無商協

對曰有世傳文字 上歎曰豈無可為日乎商
協感泣而退焉竊惟夫人行篤識超能見大義
含恤隱忍畢其所事殉身而死無愧為先生之
配 聖主褒羨絲綸浚發有司之具烏頭赤脚
直早晚事夫人之賢固不用待此而益顯也夫
人系恩津雙清堂愉玄孫女父曰進士汝翼寢
郎君使我略識事本末於表陰先祖既銘神道
小子尤懼其僭率辭不得而謹題之

崇賢書院廟庭碑記

象村申欽 撰

盡矣 正德己卯北門之禍作也眾賢將並命

於一夜之間冲庵金先生其一也時則元輔鄭
文翼公牽裾泣諫小霽雷霆而俄而鄭公去則
眾賢果盡於蛾射而冲庵為之首至 嘉靖丁
未壁書之禍作也圭庵宋先生被禍如冲庵噫
君子之不得放天至此哉 宣廟即祚大闡伸
枉之典而誅奸旌善無及於既骨然可以少洩
志士之痛之三君子咸出放宋氏之門謹稽故
正郎宋公順年有婿是為文翼正郎公之子汝
翼有婿是為冲庵正郎公之子府使汝諧有孫
是為圭庵萃於一家而懷德乃其遊居之所擬

之廬陵之歐陽文山尤盛矣舊有祠宇在龍頭麓燹於壬辰萬曆己酉移剏於縣西數里外形勝具焉茲役也鄉大夫宋侯柎壽實尸之縣之士子請額於朝賜以崇賢之號官給俎豆享以中丁後十五年而欽起廢還朝宋侯以欽爲宋之宅相屬以詔後之文欽不辭而曰三先生事與行焯於國乘非假欽一二談獨欽之慨然者存中廟明廟以大聖人御世而三先生猶爲宵人敲撼豈天地覆幬而荆棘虺蜺併稟亭毒爲物之害哉抑世運之升降而有不容人

爲者歟嗚呼冲圭兩先生之慘固有不忍說者以文翼長德而僅脫於衮貞扼茲安老路而乃起曷故焉竊以三先生侔而像之則文翼公如泰山喬嶽元氣攸葆冲庵公如峩峩萬仞雪色崢嶸圭庵公如儀鳳瑞世建標百禽其皆不世出之人非耶論孔孟之世則累千載而述也語鄒魯之地則累千里而遙也然而嚮邇者必曰孔孟也鄒魯也稱道之若隔時比鄰况相去纔百年而步武警效之所逮者乎觀法近則用力專茲非鄉薦紳士之幸歟欽府使公之裔也與

三先生同祖於正郎公感慕興起不翅朝暮遇者記昔舞象之年省外家丘隴仍訪冲庵遺躅於滄丘江上玉色金聲彷彿於競秀爭流之際今四十五霜矣於三先生時蠻之處詎不益愴恨也乎其有敦行遠學異日爲國需用者吾知其必始於懷文翼公名光弼字士勛官至領議政文翼其謚也冲庵公名淨字元冲官至刑曹判書謚文簡公圭庵公名麟壽字眉叟官至大司憲云

遺墟碑記

性潭宋煥箕

撰

國朝賢士之禍莫慘於己卯而冲庵金先生受禍最酷嗚呼先生與靜庵趙文正公際休明運結道義交承洛建之淵源志唐虞之熙雍卓然以明德新民爲此學之標準雖其宏業未就慘禍遽及而終使我東偏知君臣父子之倫免夷狄禽獸之域者是誰之賜也嗚呼後人之慕其學懷其澤者迄茲數百載之久而愈不能忘其於遺躅所在水可忍廢而地可忍荒乎嗚呼先生之居三山肇自六世祖版圖公殆所謂維宗翼梓尚恭敬止者矣中歲邁軸雖在滄丘之濱

而維茲松里舊廬寔爲崱降之所而始終攸守也今其鞠茂之墟屢閱滄桑而邱壑窈窕宛帶遺芬過此者其孰不肅然致敬哉先生後孫相翼擘畫建碑而表之嗚呼昔我先祖尤翁於靜庵先生謫廬遺墟碑有記而乃引顏樂亭銘曰斯可以銘此碑矣今不佞於此亦云嗚呼退溪文純公嘗曰冲庵學問高放人一等栗谷文成公作祭文曰生鍾間氣學迴徑濶允庵文正公作妥奉時祭文有曰先生之質玉潤金精先生之風天高海濶維此三先生之言亦有以徵百

世矣先生諱淨字元冲官判書 贈領議政謚文簡公廟祀不祧出於曠典凡杖屨所憇皆俎豆以享嗚呼象賢之祠誰此遺址十里而近尚有英靈洋洋降臨矣其在後裔後學所以正學不可忘者尤豈不在斯歟

三印臺碑銘

並序

陶菴李緯

撰

淳昌郡之二十里古寺名福泉者今日剛泉而寺之南有所謂三印臺者高可累十仞下俯深淵上有數株松生石罅不知其幾百歲三印者何在昔冲庵金先生淨守本郡訥齋朴先生祥

爲潭陽府石軒柳先生沃爲務安縣會于是臺
而議疏事三賢各有印故以是名焉謹按 正
德丙寅我 中宗大王撥亂反正夫人 慎氏
當正位中壺而勲臣朴元宗等以夫人之父左
相守勤死於難慮其害已自請廢之 中廟始
下教曰糟糠之妻何以處之屢請而後許之遂
冊淑儀尹氏爲妃是爲 章敬王后居十年乙
亥 后薨時有災異求言先生乃應旨封童請
復正 慎氏位號仍極論勲臣劫制君父放逐
國母之罪言甚痛切疏入臺諫李符等請拿

鞠禍將不測賴鄭相國光弼力救止於徒配久
而放還方草疏時掛三印於松樹間云忠義奮
發尚若可見而但疏中歿柳先生之名此其故
何哉舊傳二先生謂石軒曰吾輩俱有親老而
君則無兄弟可以爲養者死則傷孝也以是石
軒獨免嗚呼是臺也有巖川之勝古今閱幾多
冠蓋而都如烟雲之過日惟三先生之風凜乎
其不死豈不以君臣父子之倫天經地義亘萬
世而長存者耶 肅宗己卯因縣監申奎言將
復 慎氏位號廷議多歧不得行作別廟以奉

之今 上巳未復會羣臣議 聖斷赫然追上
慎氏號曰端敬王后躋于太廟陵曰溫陵故
是二先生皆 賜祭錄後嗚呼先生之議雖屈
故一時而終伸故百載之下信乎天定之必能
勝人也是非既大定矣彼勲臣者尚可晏然於
從享之列耶郡之人士謀樹石于臺上以記其
績屬緯爲文愚故此益知秉彝好德之心人人
同得也系以銘銘曰
剛泉之水兮東流泱泱 溫陵之樹兮北望蒼
蒼石可泐兮先生之名靡終極

判書并記

圃巖尹鳳朝

撰

并放橋林院東者故冲庵金先生而井而冒先
生官號者邑人志先生也院在濟州治橋園之
南凡享五先生而先生實始享焉先生蓋嘗與
趙文正諸賢共獎 王室慨然有三代之志而
羣小帶蝨之文正受後 命先生亦編管海島
井傍舊有先生謫廬而今墟矣島地蜒瘴墊濕
水泉多嘔泄病人故先生即其居鑿斯井飲之
先生去而井猶不廢寄在亂鬻之間濟之士過
而飲曰此先生所鑿也下至竈婢耘夫指道咨

嗟亦皆知爲判書井甚矣德之薰人初不間於
鄙俗也後先生幾二百餘年不佞又得罪謫于
島益慨想風範亟走謁其院延佇流覽于井之
側爲垂涕而不能去夫先生之道大可以爲江
爲海爲川澤爲波湖魚鱉於生成田野於浸被
用博而施遠矣乃不幸辱之於霧露虫蛇之區
歛其功而無施則只自托於射鮒之井茶鼎放
斯盥匪於斯以小出其用而綆繙之利亦不能
遍一州其道不已隄乎雖然欲觀先生者亦可
以觀於井矣其爲物不滓其爲德不改涓滴而

能源於積水滢澈而能鑑乎萬類若其既潔而
不食者乃人之責井何病焉先生赴謫嘗詠路
傍枯松悲其捨棟樑之用爲海仙之槎其欲托
寄斯井用以自傷者毋亦有是意歟天下之泉
莫甘於斯井亦莫清於斯井非其水之益甘而
益清爲其有薰先生之氣味挹先生之心也凡
物不必自貴因人而始重古之井尚有以葛洪
而傳王粲而著者况於先生乎此殆造物者傷
先生之意而陰護斯井得不廢焉爾造物之所
不忍廢而人又可以不修而廢之哉斯井也邑

誌載之矣然今不可不益疏而益等閣於斯而
標試焉不然吾恐後無以起敬而不異視於眾
泉也於是邑中人士聞余言者咸曰是島人之
志也相與就謀於州官共庀其役役未成余蒙
恩北歸既貽書諸君速其事且志其所感而
歸之俾知後不敢廢斯井者即不廢先生之道
而其欲不廢之者不惟人也亦造物者之心也

莘巷書院奉安祭文

栗谷李珥

生鍾間氣玉潤金精學回狂瀾文紹希聲早揚
王庭辰告遠猷梟鳴夜半羣楚四咻碎我拱

壁天胡罔極天實有定泰運斯復鄉人起處立
祠妥靈恭陳明薦庶感微誠

橘林書院祭告文

清陰金尚憲

嗚呼先生之泰兮吾道其昌先生之否兮士林
其殃一斥不復千里歸藏豈惟識者行路皆傷
天日重輝覆盆生光九原未昧五服再章邇此
海國春山草香流風起慕祀享有堂眇余後生
夙欽遺芳公餘祇謁瞻慕彷徨聊薦菲誠橘綠
柑黃嗚呼百歲兮終不可忘

象賢書院祭告文

尤庵宋時烈

惟茲三山地甚僻左前賢遺躅幸矣多存儒教
之興自先生始先生之質玉潤金精先生之風
山高海濶雖其懿範邈矣難追俎豆明禋尊奉
有所瞻依矜式沒世不諼惟成東洲暨趙文烈
遺風餘化如蜀文翁道明德尊宜殿院饗顧其
神位久屈鄉祠多士上陳願得合享 朝命特
允士林贈光茲消吉辰謹舉縉禮位次仍舊陞
祔維新仰維尊靈寔相依庇共賜歆顧牖我昏
冥

象賢書院春秋享祀祝文 大谷成運

希聖師賢學如不及造詣精深升堂入室吐辭
成章追配典謨宗師百世繼在後儒

崇賢書院春秋享祀祝文 草廬李惟恭

高明學問純美其姿立心行己聖賢為師茲值
仲丁精禋是宜茂萬斯年神其格思

花山書院春秋享祀祝文 佚名

忠折丹檻義蹈白刃遺迹凜然印峰千仞

諸家記述

文簡公將降之父母夫人夢白龍騰于大海飛
入寢舍抱如意珠納懷中生而異常學語便

知文字且於諸書一覽輒記人奇其秀發自
在孩稚步趨有度真率無偽表裡如一見之
者皆謂玉人知其為遠器也未及羈州便有
求道之志專精讀書至忘寢食未十歲已通
四書一經出滄丘據
言下同
文簡公嘗謂人曰君子之處世不可有輕人之
心亦不可有上人之懷輕人之心者類乎
薄挾上人之心者類乎狂又曰大丈夫處世
當容人而不可為人所容當制慾而不可為
慾所制觀婁師德丙吉之為人則氣自平而

理自明矣又曰近世士大夫見權勢之人爭
相趨附媚之猶恐後得一美言則喜溢於色
稍見抑之則跼蹐不自安何異於妾婦之道
先生天分甚高識見超邁孝友出天至行純備
不樂榮進常懷急流勇退之心

乙亥 章敬后上賓先生上疏請復立 慎氏
伸無辜廢處之冤思齋金公聞而歎曰人間
不可無這等議論

巳卯之變靜庵趙先生編管于綾城乃撤墻北
隅常向北正坐以舒鬱 闕之懷居三月金

吾官持鳩至先生沐浴冠服從容就命曰愛
君如愛父憂國如憂家白日臨下土昭昭照
丹衷文簡公亦聞命色不變呼酒快飲執
牧使手歷問時事移書兄弟勉以善養老母
作絕命辭以見志其從容就命實如趙先生
無異

先生生時先正郎夢大星墜入懷中俄而先生
生岐嶷異常風神秀瑩七八歲辨解文理宿
儒先生皆不及十四五已成大儒氣像挾冊
遊懷德縣雞足山法泉寺宋公汝諧適見之

命製疏文操筆立就宋不覺擊節遂妻以侄
女受左傳於鄉先生日聽數十張讀過一遍
而退坐私室眼不再下而捲卷明日取卷令
誦不失一字其聰睿蓋如此讀昌黎文不踰
數十遍常曰吾於韓文三昧不須多數讀也
平生文章實源於此

門人金顧
所錄下同

先生性度超越卓立萬仞人不敢接語人但見
其英邁過古人而不深知其靜時存養爲勝
常惺惺不寐窮至道理頃刻心不放了念念
涵泳沉浸聖賢之域言語文字皆其性情流

出也

出也

先生上復 廢妃疏免官被 謫屬本邑舍琳

驛時遊俗離山中一洞一壑一石一木無不

窮探遇奇絕則坐磐石移日見澗水清冷當

流濯足逍遙林下踏遍蒼苔投宿上堂終夜

不寐儼然心遊太古身在物外人雖環坐默

然無語不見其涯淡題友人壁上云掛鏡幽

巖裏一塵時映息問君笑何事江空秋月白

可見其胸中無一點塵累

先生嘗曰為治在人有復古之志唐虞三代可

回使吾君為堯舜之君使民為堯舜之民舉

賢黜邪廢善罰惡羣賢濟濟盡忠戮力庶幾

復見斯世放雍熙之域而禍萌倉卒士類盡

瘁嗚呼惜哉一時士大夫論先生三代以上

人物又稱先生曰胸懷絕出塵表其規模圖

策在賈董之上又詩騷風韻譬盛唐而無愧

詞氣簡古有三百篇之遺音云

先生對學者每問此刻爾心安在直告則曰人

心本虛而無迹湏臾馳騫難放調六馬須存

養省察操持收斂常在腔子裡又教學者曰

為學工夫自減寢食少言語始與二三友約
辟食或連夕或三朝不踰三日進食先生不
下一粒七日猶自若其剛力如此
先生之學主於孔孟而以程朱為準文章乃其
餘事也常在翰苑屢裁
論誥迥出意表稱
一時文章以先生為冠

先生立朝四方拭目曰賢人輔政吾民見太平
世及其敗也失望喪氣至放歿也街童巷婦
咸痛惜不忘迄今三十年來士類見慕如對
其面片言隻字膾炙人口先生非特一時賢

人而可謂百世之師矣

先生尤喜常蘇州詩手不釋卷每讚孟浩然微
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之句故其詩與常孟
同其態

先生嘗入俗離山兜率菴沉潛聖賢書仰而讀
俯而思夜以繼日兀然危坐若泥塑人主靜
持敬必有事焉自如此

出西
出大
仲庵簡亢於人少可獨愛金公泰巖許以石交
通肺腑相示以公薦譽於朝右諸人間諸公
以為仲庵之友則賢也

冲庵先生平生清粹夜未嘗昏睡徹曉一夜中略就枕而已輒復省悟清坐待朝

出牛溪集

金冲庵以刑曹判書嘗訪承旨尹自任

或云副提學金

練其妻父出揖曰拙婿未還暫請就茶遂迎而上座既定其人語及刑曹公事似有請托之色公遂正色不交一語尹之來其人慙謝

而八平生以為羞愧公固不敢干以私者彼亦朝官而不知公乃如是耶宜見狼狽也

出寄

齋雜記

文簡公所見昭曠眼空一世而朝罷必手大學

步就老泉學云

出龍洲集

先生年富氣銳感激知遇以身擔國事遇事風生人不敢干以私先生夫人乃鄭相光弼之妻姪也鄭相憂其過剛取禍一日延入寢室從容語及君子處事當存忠厚不可太剛乖忤物情先生應之曰吾不能為此狡態也

出東

儒師友錄

已卯諸賢一時之論以為文則法漢書則法晉詩則學唐人物則當以宋諸賢為準如金元冲金大柔奇子敬是已冲庵德陽之詩則其

遺集具在固是唐調書堂舊有漢書題目即
冲庵筆字畫殊有晉人筆意至於冲庵自庵
輩古文皆矩矱漢文者也以洛建為己之學
相策勵而其所設施則欲堯舜君民諱非聞
宋儒之風而興起可乎出月汀漫筆
冲庵嘗遊通川之叢石亭題詩六首後郡守毀
其板因而逸其二篇嘗覽四佳詩話金英憲
之岱題詩義城官樓為一時膾炙及樓火於
兵板隨以亡後數十年縣監吳迪莊之女發
枉亂語忽詠出金詩以為鬼物亦愛詩使復

傳於世若通之為郡亦無鬼物之愛詩者可

惜也

出稗官雜記下同

冲庵贈市隱朴繼姜二絕句其二曰懶倚紗窓
春日遲紅顏空老落花時世間萬事皆如此
叩角狂歌詩得知按此乃弘治年藍衣老人
贈韓生之詩事見秋江冷語蓋必朴繼姜者
手軸求詩先生以詩詞意正合於朴故戲題
耳

己卯年冲庵訥齋諸公詩尚盛唐文尚西京如
金承旨綵奇與翰遵與其儕輩皆以冲庵訥

齊爲師友諸公遭禍李荇典文欲改詩文之
舊凡監試文科皆取平平之文少涉奇健則
輒黜之月課取舍亦如之自是文體日下
冲庵之始至配所母夫人在一日程之地憂傷
成疾轉至危劇冲庵聞之馳往省之留姪子
天富守舍仍使守直人告于郡守鄭熊且道
其翌日將還之意熊修書送柑子雉酒使饋
病親適移配禁府都事急向配所冲庵顛倒
回來即詣珍島後權臣以爲亡命拿致詔獄
冲庵引鄭以證鄭曰彼實逃走熊初不知贈

以柑子雉酒云者乃其飾辭也夫欲免一時
縱囚之罪而不顧士君子之陷死刑是何心
耶

山人月澗求詩於申龜軒命仁龜軒書一絕曰
松窓岑寂日西遲世路風波不自知一壑晴
川鳴歷耳蒲團坐到月明時澗欲求冲庵詩
越海入濟州持柑子壺酒往謁袖詩軸以進
冲庵披閱獨放此絕吟咏再三乃問作者澗
對以姓名冲庵歎賞不已遂題三絕於詩軸
而還之其一絕云文章當世定無前挾貴還

差不下賢蠱九才名知可鎮

崔棟亭

會須謝也

并觀天龜軒校詞藻立就少不構思其見重

於冲庵蓋如此也

出已卯錄補遺

冲庵先生感興詩酷似劉長卿其牛島歌眇冥

惆恍或幽或顯極才人之致申企齋推以為

長吉之比也

出渥叟詩話

已卯仲冬韓松齋拿在獄夢得冲庵簡簡有五

言古風三十餘韻紙尾又有四字一句及覺

詩皆忘了但省其四字曰滄海為王亂峰停

期翌日夢又得詩松齋先唱曰百年秦嶺淚

千里楚天風冲庵和曰寥落餘崖在綠溪渡

烟霧後數日決罪松齋酈巨濟先生移配珍

島而珍島果有餘崖云

出松齋遺事下同

已卯後崔猿亭夢見冲庵松齋起詠詩曰情理

佳人夢裡逢相驚憔悴舊時容覺來身在高

樓上風打空江月隱峯

文追西漢詩學盛唐世之稱談先生而恐不足

以盡先生之蘊也

出河西集

冲庵學問實高人一等其歸養辭職疏劄出取

至誠有此見識而不得如其志終陷大禍豈

不悲哉 出退 湊集

先生天賦宏才學求為已既博而約自明而誠
實守死善道之君子人也今就先生所筆出
者紬繹焉則光明俊偉自不可掩非有確然
植於中則安能炳然於外乎又曰蓋聞聖
人百世之師豈不以流風餘韻入人之深也
韓子曰曠百世而相感子朱子亦云千載之
遙遙有會於余心先生之沒百有六歲讀其
文誦其詩想見其胸襟斯豈非文章本乎性
情正氣配乎道義者哉嗟惟先生已叩君子

眷其浩然塞乎天地以道殉身俯仰無愧天
將降任幸而遭遇乃心王室匪躬之故白日
在上蟬螻于下讒鋒逞憾斬伐流禍人死留
名有永不永蘭摧彌馥玉焚愈瑩雪霜雨露
松栢長青轟為雷霆燦若列星嗟惟先生聖
人之徒莫不興起殆庶幾乎瞻彼滄邱昔所
遊有山高高流水長刻銘于石示來霜先生
之風不可忘 出西坳集神道碑 略後收用月沙文

冲庵服齋鄧林之村未成棟樑遽纏風霜 出牛 山集
冲庵先生資拔華崇源通濂洛勵翼昭代庶幾

堯吾君而舜吾民埋骨首陽未使善同清而
惡同汚又曰靜庵伯仲冲庵公堂堂正氣今
安在千古鍾山翠插空出市南集崇賢書院上樑文略
國朝文治莫盛於己卯而冲庵先生實與靜庵
趙先生為士林領袖雖其當日微言緒論無
以尋考而即見於國乘野史者尚可按也先
生稟氣清粹識見迢邁立言制行動法古人
尤篤信小學近思錄沉潛玩繹其進而立朝
則以責難陳善興起斯文為己任每以義利
王霸之辨古今治亂之幾惓惓為上言之

中廟亦虛心傾聽庶幾至治可興而其卒
不免小人之禍則天也然而至今論學者必
宗洛建言治者必本唐虞不雜以異端功利
之說其功可謂盛矣出止庵集象賢書院廟庭碑略
先生誕生之夕夢有老人來告曰顏子生於君
家宋進士夫人有知人之鑑先生之委禽也
夫人泣曰我見新婿為萬古名人壽不過三
十餘左右曰顏子亦三十早死其言過驗出後
孫裕慶家乘下同○此以下係遺事追記
先生十四歲以年幼不赴別試與伯兄參奉公

入俗離山福泉庵沉潛經傳時取樗葉習字
積置軒下風起飛散洞水皆黑見之者皆曰
金正郎宅二郎君習字之致講習之暇登水
晶峰遊文莊臺山連兩白水走三江眼如仲
尼之小魯甯同司馬之收燕文章之發越蓋
得其助也

含琳編醜時路過門外母夫人送言曰 君命
至重直往醜所母以我老母之故而濡滯也
若得暇日我當往見慰汝思戀也其在錦山
聞母夫人病患之報受由歸覲母夫人責以

違越 邦制懇教速還時人稱比於范滂之
母

南來訪冲庵冲庵已往靜庵家回轉過靜庵出
待廳事冲庵在房內來晤語良久曰聞冲庵
來此願與共語靜庵開閣呼出冲庵不知來
尚在即出口南小人去乎來勃然而去知終
不爲士類所容乃爲網打計

世朝野
會通

鄭典翰謦和先生軸中韻以寄意云交遊幾歲
乃分形愁望天地日月羸鷺直人危汲內史
離騷吾愛屈先生志存東海知誰乞名照南

湘也共清多病故人遙指點向來襟抱更分
明以先生在朝時懇乞外邑而不得故第三
聯及之又曰滄海中間粟粒形剗心餘外卽
輸贏蛟龍鬻律元相鬪魚鱉腥臊得並生南
斗萬山高縹緲浮雲西日影澄清知君撰作
楓橋錄虹影蟠天鬼夜明蓋海島編管後也

出素遇
堂遺稿

宋同春浚吉 與宋尤庵時烈書

聞清州將以牧栗追享而坐次論議多歧將來
問於吾輩云莫重之論對以不知爲上策然亦

恐有不能怒然須斟酌善教毋使前後相違如
石院之議幸甚栗老置之諸人之下誠有所未
安者退陶書云從古者東祀某西祀某之例只
就見成廟中東西隔位而妥神猶可以各專其
尊無相壓相屈之礙今依此教以冲栗兩位爲
一行以牧慶以下爲一行或不妨否第未知東
西隔位者何謂耶以東西相向之意耶或皆南
向而東西分首之意耶或隔截中央使不相通
之意耶以本料之東西分首恐或不妨量教至

佳論萃巷書
完位次

金溪湖 元行 與俞相國 拓基書

曩者以冲庵年譜事敢因洪生樂莘有所告想蒙記有此事專仰閣下文献之徵與其子孫有所云云而歸矣固知此等煩瀾有傷安之之義而此實斯文重事且其事蹟計亦無多使左右侍者乘間考出似不甚難難放傳寫則只以所載册子付籤下借則可在此錄取不過數日間事望更終惠焉

論年譜事

諸家吟詠 二十九首

滄丘志感

白麓辛應時

舊讀冲庵詩嘗愛題滄丘歷拜江上墓思繼當時遊丹崖立千仞壯節難比侔秋水清澈底其心同絜修有此不遇時天乎命也不人散碧江流汚樽沙際畱此句朗吟歸夕陰生晚洲

二

松潭宋耨壽

荒山片土埋孤忠遠客斜陽意萬重人似風燈惟有宅事如春夢却無蹤寔樽尚照千年月絕壁空摧萬丈松凜凜英靈猶未死依依芝蓋過前峰

青山矗矗水深深往蹟淒涼何處尋古塔寒雲

朝復暮暉樽明月古猶今可憐濁世醫民手忍
見當年絕命吟宇宙空留孤墳在長教志士淚
盈襟

萬古冲庵宅斜陽思渺茫柳風鶯舌滑花雨鶯
泥忙訪古人來晚傷時客意長寬愁惟有酒莫
惜醉淋浪

往事嗟何及湖邊土一丘松摧巖獨古人去水
空流境僻蒼烟積波寒白鷺愁暉樽今尚在撫
迹更淹留

三

龍洲趙綱

荆江江上有仙庄一吊先生淚數行瑞世文章
跨屈馬揚廷事業挽虞唐蒼蠅點玉嗟天意瀛
海浮舟即楚湘至今萬丈擎山碧老人星反讓
光芒

四

陶庵李緯

浩浩大江流公歸神獨留暉樽不可飲惆悵倚
高丘
冲庵不可見此地使心淒冥冥雲木合時有子
規啼

五

櫟泉宋明欽

落日登臨江水長暮年佳節倍堪傷風飄短髮
蕭蕭白酒泛寒花細細黃感慨前脩堯舜志淒
涼遺迹鹿麋場龍山落帽渾閒事此日逢迎慎
莫忘

判書井志感詩

並序

都正任觀周

夫判書井者故冲庵金先生謫廬鑿飲之井也
島人之存敬過客之寓慕久矣不佞罪謫于是
島蒙 恩北還之日先拜橘林院仍尋判書井
則井爲大水所陔剝荒甃亂石頽積其上其傍
只有一尺碑將仆於是延行緬想不覺傷心歸

謀於州牧疏其泉而甃之豎其碑而壇之使後
之人知其爲判書之井則庶可以起甘棠之愛
矣始役之夜夢得先生衣冠於井中無乃先生
之靈有所相感於冥冥而然歟尤可異也聊以
一絕寫曠感之懷于井之巖云爾

判書井在院之東古跡傷心亂甃中勿剪甘棠
爲愛德疏泉今日挹遺風

三印臺志感

玉峯朴 祐

何年二老此尋真烟月依然玉洞春我亦重來
不辭遠落花流水恐迷人

二

苔軒高敬命

訥齋當日拉冲庵瀝血封章事不凡忠憤誓心
應自許文宗屈指更誰參飄零市卒兵門淚憔悴
粹纍臣禹穴探遺躅宛然人已遠一燈寒夜坐
僧龕

二老聯風袂剛泉討蘊真題詩泣山鬼上疏動
楓宸久結烟霞夢難抽簿領身同君訪遺躅一
醉百年人

三

龜峰宋翼弼

氣肅千峯靜天虛萬象懸那知興國寺更滯問

津人鳳去悲今世言危悼昔賢淳風何寂寞塵
外羨秦民

象賢祠志感

藥圃李海壽

肅肅祠堂古郭陰門墻窈窕竹叢深平生仰止
今來謁千載高風更起欽

崇賢祠志感

農巖金昌協

冲庵負遠學高朗厲志操致君動引古立身亦
已早竒禍甚墜淵何由信蒼昊沉沉神武門冥
冥漢挈島

碧波亭追和先生韻

圭庵宋麟壽

孤忠輕性命短棹任沉浮日落芳洲遠招魂意
轉悠

二

蘇齋盧守慎

二公天上在孤客海中浮幸緩今朝死前途尚
自悠

淳昌館追和先生韻 柳川韓浚謙

枳棘同棲一世賢藍輿來往指前川平生義氣
看封事萬古傷心已卯年

新軒寥落少參尋庭除惟留岳色侵惘悵紫薇
花上月至今猶想玉人襟

二

愚伏鄭經世

百里隣封兩大賢至今詩句賁山川我来正取
運珠路忍對湖人說往年

連珠綬
州別號

往事傷心不可尋鬢邊霜雪坐來侵吾衰豈有
周公夢中夜悠然獨整襟

寒碧樓追和先生韻 退漁金鎮商

冲庵詩高揭溪山萬古幽清風灑絕峽健筆壓
層樓大澤蛟龍氣流年蟋蟀秋浮生有感慨獨
立俯寒洲

海左生夫子山中有此樓道將一身否詩與大

名流世路何時好
林泉在處幽
千古志士恨
江水共悠悠

讀冲庵集感憤有作 近齋朴胤源

嗟余小子治川孫
己卯諸賢仰益尊
誰是當時錦山守
却令冲老死含冤

附先生母夫人許氏挽詞 慕齋金安國

玄機騰善有恒論
嚮福時差理或昏
耆壽九旬雖必得
驚憂百變可堪言
房王共貴知精鑑
李杜齊名勸酷寬
蘭玉尚餘畱膝下
哀思猶得慰泉原

敬次金慕齋宋圭庵林石川諸先生挽

金冲庵壽母韻 重峯趙憲

福善由來是定論
如何此理有時昏
生賢同抱黃兒志
死國明垂張母言
禍自北門投左腹
慟深南海剩幽冤
挽歌公議昭昭在
洞詠猶全慰

九原 右次 慕齋

圭庵爲惜冲庵死
壽母哀詞歎悲傷
畢竟圭庵又不免
千秋剩起後人傷 右次 圭庵

萬古聖賢事昭昭
如日星云何彼淮
怨仄目事朱程昔
謂神交厚終被利害
爭二遷邁孟學百

世求邦寧早年身許國尋常言傳經只爲生民
計非妄一已榮心事齊李杜膚慙浮宰衡隱隱
殿上虎飄飄海中萍萱闈哭未訣末路悲險惇
誰傳朋友挽痛說母子情那知歎此類又復欺
天明鄭門殺宋李千年愧汗青

右次
石川

附宋夫人旌閭記

性潭宋燬箕

嗚呼此即冲庵金先生夫人宋氏旌閭也昔在
中廟乙亥金先生上疏請復慎妃坤位越
五年己卯士禍大作先生受禍甚慘宋夫人以
姑老在堂不忍自裁而奉養盡其誠及姑沒乃

絕粒八日而就盡臨沒之言有曰家翁之一疏
實出於扶倫綱爲宗社之血誠而遘禍至此
此豈非窮天極地之痛慎中殿幽寃未伸之
前家翁神主雖過百代勿埋而待之後孫之遵
遺教以待者遽至數百歲之久焉英宗己未
始復溫陵致祭先生且因一大臣陳達不許
埋主實是不世之盛典也正宗庚戌因儒疏
特許不祧而批旨極其諄復略曰文簡之室
人辨命也其言切悲其節絕高今年適營溫
陵立碑之役諸儒之疏登徹於此時亦可謂若

有待然仍遣承旨 賜祭家廟更詢夫人旋問
有無即 令下該曹舉行相臣之一擢奸諂以
事係久遠而不肯奉承輿情之慨死極矣今
上三年癸亥校理臣申龜朝疏陳其始終事實
而請施以棹楔之典 上乃詢大臣而依左相
徐龍輔獻議特 賜旌典猗歟盛矣嗚呼 朝
家之於先生凡所崇褒殆無餘蘊而惟夫人之
卓節懿行久未闡發徒有傳誦而致恨者深自
己未後曠世恩數轉益隆重以迄于今而乃有
表殿宅里矣微蹟顯晦固自有時而遺言所期

終得有驗者不亦異乎今茲旋問之建距幽宅
密邇倘有洋洋之靈降臨而感泣焉夫人即我
雙清堂玄孫女而柳氏之墓亦於此相去數里
而近又安知無貞魂相隨於冥漠中也人之過
此間而凡有秉彝者皆必式焉而余於夫人之
考進士公爲旁裔區區與感顧豈比尋常哉先
生之主壘孫前寢郎聖恭甫托余爲是記云

附義士金聲遠傳

尤庵宋時烈

金聲遠字景久慶州人故己卯名賢淨之三世
孫淨世所稱冲庵先生者也先生在己卯年最

此庵集
少文章德行冠冕一時時年三十五爲刑曹判
書爲南來沈貞等所搆殺濟州懷德清州報恩
皆立祠祀之而皆有 恩額聲遠少有篤行重
峯趙先生憲竒愛之授之以學曰汝非但有至
誠汝是大賢之後裔汝益勉之聲遠誠心服事
及壬辰倭亂趙先生起義旅討賊聲遠投袂從
之其父母年老在堂家屬爲是止之聲遠不聽
曰生三事一而所在致死入之道也况 君父
蒙塵何可顧私趙先生始欲西赴 行在適聞
倭賊方據清州將與湖南屯賊蹂躪兩湖然後

並力西犯遂先擊清州賊仍赴錦山其八月十
八日戰于郡之西境合戰終日賊兵三北幾潰
而我兵已矢盡無援聲遠遂與趙先生殉節焉
始聲遠之辭家也家人泣請曰脫有不幸請識
諸衣帶以爲驗聲遠奮曰平生師友間素所講
復者只是忠與義而已丈夫殉國只當棄尸沙
場豈可區區收瘞之事乎聲遠死時年二十八
聲遠竟不得尸同瘞於義塚中前有大碑尹文
敬公根壽所撰也特著聲遠姓名故終不泯滅
焉其所帶奴名夢亥兵敗時積尸沒其身故得

不死能言當日事蓋曰主赴軍前趙爺常置其
傍事無大小必咨焉及至事急帳下士有欲挽
趙爺請逃者趙爺告吾主曰吾輩今日有死而
已無愧義字可矣而已賊果闖入帳下主以身
扞蔽趙爺而彎弓射殺六賊賊不敢進復將發
矢則弦斷弓折猶手弓不旋踵賊遂爛斫然後
始及趙爺云昔朱夫子嘗以爲太史公記荆軻
徵於藥醫記張良徵於畫工若夢友者豈不益
可信也夫父子君臣天性人倫之大者也然欲
盡二者之道必待承師而就學故中庸以尊賢

知人經緯始終於五倫之間其理不可易也是
故蔡共子生三事一之說朱夫子著之於小學
之書然自古迄今無有求盡二者之道矣故承
師之道以無用而遂至於廢闕其理勢亦自然
而然矣若聲遠者其於事師之道旣無所憾則
其於君父可知也已嗚呼休哉

冲庵先生年譜終

嗚呼此冲庵金先生年譜也先生經術事業退
 粟以下命世諸翁有所稱道繼以我同春襟泉
 二祖極其發揮更無餘蘊則小子何敢贅一辭
 但先生與靜庵適值奎運間氣並世以若抱負
 幾乎有為而下古以還漸入末會進未能展盡
 堯舜君民之志退不得大閭姬孔經傳之義豈
 天定勝人而然歟遇不遇果有其時而烏得無
 志士之歎也然而其後羣賢輩出彰明道學興
 起斯文則盖二先生未始不為之倡首也有功
 於世道不下於有宋關洛一二君子則亦可曰

不幸之幸也先進一言之重可俟百世則小子
尤何敢妄論以犯汰哉之誚也今此先生九世
孫都正商協衷緝事實未及卒業其胤寢即聖
恭繼述而編次如右屬余識之卷末顧此無似
有何重輕放其間而實有百身之願茲寓曠感
之意云爾

崇禎紀元後四乙未仲夏德殷後人宋啓榦謹
跋

